

散文最大的弱点是写

用人为的价值观念替代

量化。在我看来，诸多的学者、诗人、小说家涉足散文，是散文的幸事。诚然，铺天盖

地的散文、随笔呈混乱而无序状，且多有不伦不类，但散文由此而注入新的艺术因子，

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诗、理论上颇有建树者，真正的散文也不同凡响。

另一种

明 / 天 / 出 / 版 /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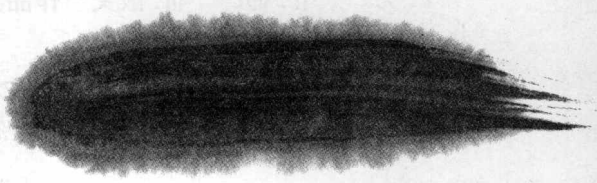
韩作荣著

散文

起承转合，用一个比如构成一篇文章，

内容替代结构，理解，散文只能走向

另



种
散
文

• 韩作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散文/韩作荣著.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32-5494-0

I. 另…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609 号

另一种散文

韩作荣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140×203 毫米 32 开 11.75 印张 278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2-5494-0

定价: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次

第一辑

缅怀艾青·····	3
怀念葛洛先生·····	9
受难的囚徒与垂首的玫瑰·····	13
——怀念诗人昌耀	
怀念白羽同志·····	25
我所认识的李瑛·····	31
诗人叶文福·····	45
韩静霆其人·····	55
兰州的河南老乡·····	62
梦境与家园·····	65
——《梦巴黎》序言	
灰娃的诗·····	69
松涛的声音·····	73
潞潞诗歌的魅力·····	76
平民诗人老刀·····	80
青春与诗的见证者·····	85
——王燕生和他的《上帝的粮食》	
童年故事·····	88

第二辑

长沙印象	95
地下的城郭	100
墓中的生存者	105
忧患与别离	111
湘人精神	115
关于湖湘学派	120
无湘不成军	124
依存的美	129
灵魂的居所	135
荆蛮之地	139
巫傩文化	144
巫术与科学	150
关于宗教	158
长沙一条街	163
遥远的回声	168
湖湘学子	174
铜官陶瓷	179
浏阳花炮	185
湘绣·菊花石	190
人的城市	195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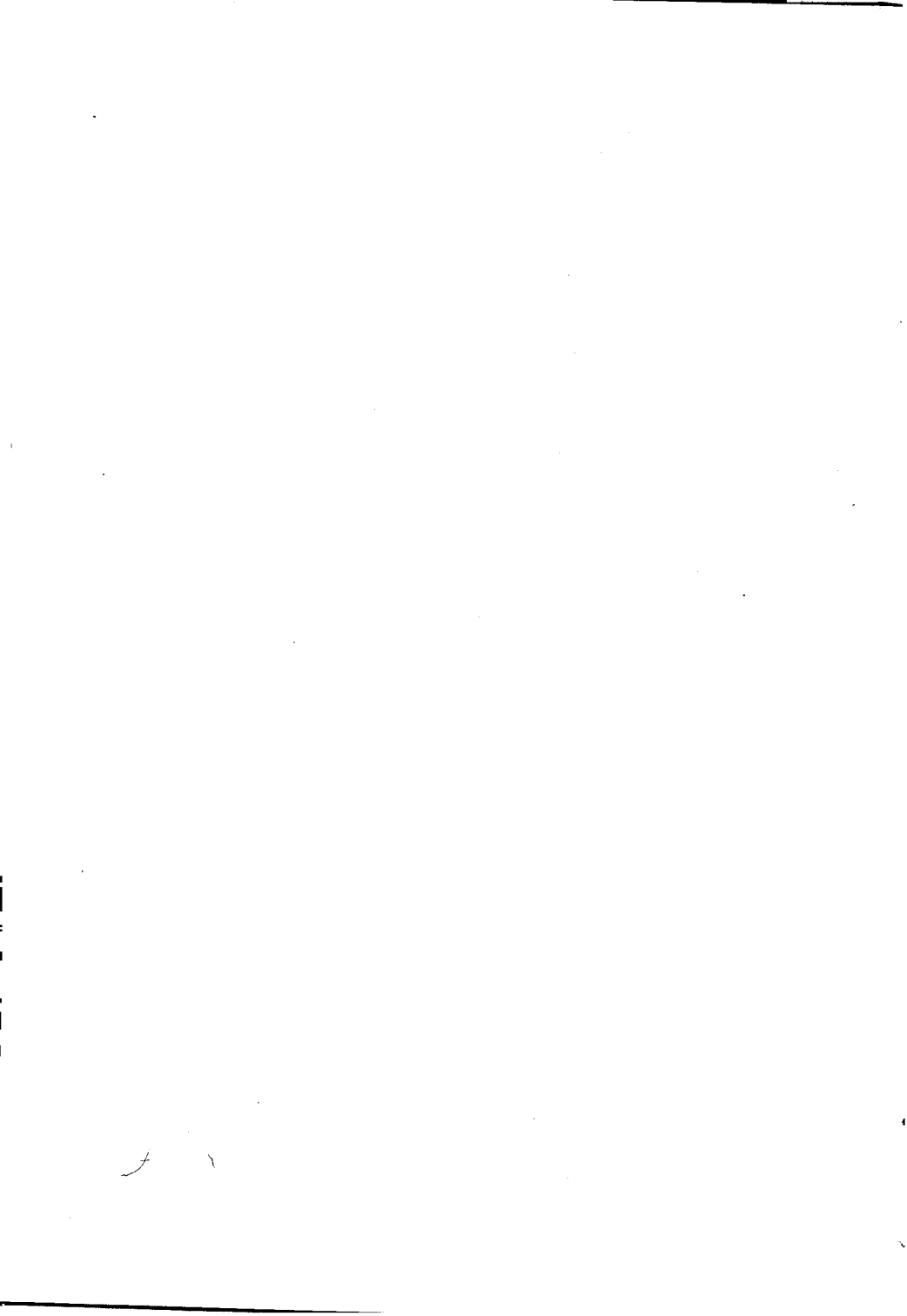
散文三题	199
------------	-----

秋山柿子红·····	203
三峡诗·太白酒·····	205
方岩的胡公·····	208
鼓浪飞花·····	211
昭阳湖随想·····	214
真宣·····	218
贡园的荔枝·····	225
雕像的背后·····	231
身外之物·····	237
说累·····	239
厨房里的词条·····	241
有口难言的去处·····	244
人造的时间·····	247
汽车随想·····	250
中国酒名·····	253
爱情是一瓶酒·····	256
静静地想一个人·····	258
婚姻·····	260
人：作为生物·····	264
仙人指·····	271
礼物·····	274
不懂珠宝·····	277
好烟·····	279
吸烟者·····	282
足球与审美·····	286

另一种散文 lingyizhongsanwen

足球语言·····	289
足球与足球·····	290
冬天的滋味·····	292
失水的乡村·····	295
冬枣·····	298
茅酒之魂·····	305
李白的江油·····	309
学诗札记·····	316
从“切蛋糕”谈起·····	321
另一种散文·····	326
尊重作家 尊重作品·····	330
职业和职业病·····	333
汉语中的外国诗·····	348
答《诗选刊》问·····	355
关于诗歌的 10 方面问题 ·····	362

第一辑



缅怀艾青

艾青走了。他静静地卧在花丛之中，面对我们的，仍是那充盈着智慧的硕大的头颅和由于出生的艰难而凸起的额角。那常浮现在脸上的艾青的微笑已经消失，紧闭的口唇再也不会发出幽默的声音。他留下的是真正的宁静，由于大师的逝去而无法弥补的空寂与清冷。当我对着遗容深深地三鞠躬之后，泪眼迷离的我顿感眼前的一切都已模糊不清，眼泪的背后已没有了世界，只留下深深的哀痛和瞬间的虚无。

艾青的微笑是哪一天消失的呢？似乎有好几年了。当他跌了一跤，断臂后住进医院，此后他便断断续续地在病房进进出出。每次住院后我去看他，都感到那种萧索与落寞，期间虽有精神好转的时候，但面容已趋于平板，不言不语，似乎说话都没有了气力。看到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一张小木桌横在胸前，用手抓食着儿童食品，并用手示意请客人食用的时候，我曾心酸地慨叹：再伟大的人物，也会有风烛残年的日子。

晚年的艾青是孤独且寂寞的。有时他一天一天地坐在写字台前，看那置于窗沿上的几尊雕塑，偶尔有了机缘，他会断续地说出关于雕塑的奇思异想。他渴望真正的朋友去看他，说他有几个朋友死也不散这样至情至性的话语；可他也厌恶应酬，当一批人一个一个地握他的手说着老话告别，后来的握手已经变成了推挡，并发出“嗷嗷”的声音，从他的眼睛里我已看出了愤怒。

还在前年，听说他又一次住院，我便去协和医院探望。在床边静静地坐了半小时，等候他醒来。看着老人花白稀疏的头发，瘦弱的四肢，只有肚腹臃肿地隆起，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及至艾老醒来，他握住了我的手，便一直没有放开，且抓得很紧，无言的我也只能以手的紧握表达尊敬与亲近。老人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和我说：“常来看看我，等我好了，再去看你。”听着艾老这样的话，我感到了心灵的震颤；这是何等的孤独与寂寞才会说出的话啊。于是，在两只手长久的紧握之后，离开医院，见到艾老熟悉的人我便往医院轰，让艾老常常看到熟悉的面孔，会是一种安慰；虽然这时有人去看他，他也会装作不认识地说：“你是谁呀？”

我也常常在想，假如那个冬夜，如果有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在侧，有一台封闭良好的轿车，不只是高瑛大姐和一位保姆拼力抬着轮椅上的艾老，在深夜只能拦一辆车窗残破、八面透风的“面的”去医院导尿，艾老便不会得肺炎，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可命运如此，为此懊悔也无济于事了。在他八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因编辑部要退校样，早早便同徐刚赶到了艾宅，见到的却是高瑛大姐疲惫不堪、面带伤痛的神情和艾丹熬得红红的眼睛；并得知，刚入医院的艾老一口痰憋住，窒息了近十分钟，经千方百计抢救，电击四次，才缓缓有了跳动的心音。当时，我们和艾丹还说，大难不死，说不定还能恢复如昨，平平稳稳地再过几年的。可命运却是那么无情，在持续的昏睡期间，除偶尔睁开了眼睛，看一眼这最后的世界，他竟一直没有醒来，终在1996年5月5日淅沥的雨中，在凌晨逝去了。

今天，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今天，当艾青已与土地凝结为体的时候，我想到了英国作家乔治·吉星的话：“我深愿每个国土都能钟爱它自己的诗人：

因为诗人就是这些国土本身，是它的全部伟大与芳馨之所寄，是那里一切人们生死与共的不可言传的国宝。”是的，谁能说雨果不是法兰西的国宝，歌德不是德意志的国宝，普希金不是俄罗斯的国宝呢？且不必讲《荷马史诗》、《吠陀经》、《万叶集》、《诗经》这些伟大的诗歌对不同民族灵魂的塑造，这宗教、哲学的来源了。

说起来惭愧，我真正认真而系统地读艾青的诗，是在70年代后期。一个听惯了直着嗓子喊，看惯了政治性、社会性的文字替代诗歌的所谓“诗”之后，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国的诗人也可以这样写诗。由于对艾青诗的喜爱与尊崇，我便常常与几个年轻朋友去看他。那时，诗人刚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暂住在北纬饭店，离我当时工作的单位诗刊社很近。初时见艾青的我是拘谨的，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看着他总是带着微笑的面容，谈吐的随意不拘，听着他机智幽默的话语，我的拘谨也不自觉地消失了。记得当时也曾为艾青祝寿，诗刊社的一些同志齐聚在饭店他的下榻处，由荻帆用英文朗诵国外来的贺电，最后大家均在一张贺卡上签名留念，分食蛋糕。艾青在这期间写出了《在浪尖上》这首献给“四五运动”的诗，诗在上千人聚集的朗诵会上朗诵，曾引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得极大的轰动。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是艾青复出后诗如泉涌的几年，这些被后来收到《归来的歌》集中的篇什，如《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莱茵河流过的地方》、《鱼化石》、《盆景》等作品，刚发表的时候就引来纷纷的赞誉，读之令人爱不释手，其产量之丰，质量之高，在艾青的创作史上也并不多见。

1981年春天，我曾做了一件令艾青大为恼火的事。这一年2月我从诗刊调到人民文学任诗歌编辑，想到第一件事便是要发艾青的诗，于是，我便悄悄地从高瑛大姐处拿走了艾老未定稿的一组短章，发表在《人民文

学》上。对此，艾青第一次和我发了脾气，令我十分懊悔。后来我知道，艾青的诗都是反复斟酌，择其优者拿出来发表的，有的作品和一些断章写得不理想便毁弃，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作为一个诗人，他在 80 年代末便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十多年来，除了多年前在《诗刊》读到 he 发表的《我的思念是圆的》这最后一首短章外，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新作。这正如他在 80 年代末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所言：“写诗需要灵感，我现在没有灵感了，不写了。”这是一位真正诗人的选择，他没有糟蹋诗坛，更没有糟蹋自己，而这样不再写诗的艾青，却令人更加敬重。

与艾青交往多年，从北纬饭店、史家胡同、丰收胡同到东四十三条，他的居处是几个朋友常去打扰的地方，艾老和高瑛大姐也常常留我们吃饭。爱喝一杯加饭酒、爱吃烧得烂烂的烧肉的艾青，即使在住院的时候，有时也要和高瑛讲要请朋友吃饭。我们常称艾老为“老艾”，见了面几乎无话不谈；诉说着喜悦、欢快的艾青，经常面带微笑的艾青，有时也诉说着痛苦、忧伤、无奈和难以言传的一切……

但他更多的时候是轻松、豁达的，像个小孩子。十多年前，艾青和高瑛大姐，徐刚一家，我一家和姜德明曾一起在兴城海滨住过一周，每日朝夕相处，颇为轻松、愉快。当时艾青住在二楼，看着他缓慢地费力蹬着楼梯，我则说：“咱们应当换换房间，可一楼没有洗澡间。”艾青却说：“我就不愿意洗澡，身上有泥土也不愿意洗。”说到这里，姜德明打趣说：“艾老身上的泥土都会长出诗来。”可艾青又说：“身上泥真能长出诗来就好了。”听着这样的话，我则想起艾老在广州的事情，一家饭店的经理请艾老题一首诗，艾老却挥笔写下“饭好吃，诗不好作”这样几个字。在我看来，这样的题词比装腔作势的诗行要好上百倍，同时，也说明了艾老对诗的敬重，他并不轻易写诗的。

在兴城海滨，艾老经常坐在二楼的窗前凝视海洋，让我想起此前他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面向海洋》的长诗。是的，从戴着枷锁的时钟和芦笛，到敷雪的大堰河草盖的坟墓；从骆驼峰瘤上褐黄的沙尘、战马的蹄窝贮着的汪汪血水，到手推车唯一的轮子那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携带着叛乱的书籍和狂热画幅的诗人，曾以气流摩擦号角的铜皮，歌唱着：“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艾青是个以火发音的诗人，是太阳的歌者，那些既发射着光芒又蕴含着热力的诗行，曾给我以温暖和光明。而当时，他在海边望着日出，让我想起他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艾青说过，初到智利访问时，人家以为他是个商人，待他写出这首诗时，人们惊叹了。而陪同他在海边行走的聂鲁达，弯腰捡起一枚石子，用笔在石子上画了一只眼睛，送给了艾青。在诗人面前，一切都是生命的，不仅石头能睁开眼睛，海豚能划破大海，甚至墨水都能够痛哭。

作为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诗人，他去意大利访问，当地报纸竟将他的签名“艾青”两个拳头大的字印倒了，看来让人发笑。聂鲁达称他为“中国的诗坛泰斗”；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0年获奖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在他的名作《持续》的标题之下，摘引了艾青的诗句——“雷与风；持续不停”，来统率全篇，写出“你睡在我的血液里/我在你的额上醒来”这样的佳句。

前些年的一天，我曾应邀在法国大使宅邸，参加大使代表法国总统授予艾青最高勋章的仪式和酒会。在大厅内，众人站立着交谈，品着鸡尾酒，而艾青坐在一张椅子上，仍旧那么平常，所穿的中山服上衣甚至未经熨烫，有些皱巴巴的。老人在接受勋章时也只是随意说了几句话，无非是感谢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之类。这种对荣誉的淡然与稳重，确表现了一位诗人的风范。记得王蒙当时曾和我说：“我就喜欢老头这个样子。”

1991年8月，“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艾青研究者与国内百余位诗人、诗评家聚在一起探讨

艾青的作品。作为代表，我没有写出论文，却写了一首 150 余行的诗《赞颂：太阳的歌者》献给大会，后来发表在《诗刊》上。在这次讨论会上，艾老依然只有个简短的发言，只是表示了感谢，并说自己老了，不再写了，中国的诗歌寄希望于青年诗人。

今天，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仍是那艾青式的微笑和那幽默的话语。我想起那沾在他下巴上的饭粒，提醒他时，他笑着说：“留着下顿吃的。”想起我们一起出门，请他先走时，他讲的笑话：“一对双胞胎在母亲的肚子里谦让，谁也不肯先出生，等到生下来，两个人都长出了胡子……”如今，有再好的饭他也吃不上了，从出生到逝世，在始与终之间存在的生命已消失，可他留下的诗是不朽的。写到此，我想起了艾青的一则故事：在离开金华的列车上，当车轮滚动，一位青年边随着列车奔跑边呼唤——“给我火把！给我火把！”艾青则说：“大白天，要什么火把。”是的，纵然火把熄灭了，可它变成了声音，诗，不会毁灭。因为，“要毁灭艺术，先得毁灭人心。”

如果说，在那黑暗的年代，所谓“只有顶着风，鸟儿才飞得出色”，艾青是一位“有翅的诗神”；而他从新疆归来，再次复出，其后期诗作《归来的歌》，则是与人心、大地凝于一体，凝重、深厚，透出丰饶的诗意与智慧，成为坚实、神圣的诗的里程碑。

对于艾青，我只有尊崇与深深的缅怀。他原名蒋海澄，据说“艾青”的笔名，系其不愿意姓蒋，于是在草字头下面打了个“×”；可我揣度，“艾青”与“爱情”谐音，或许，那种博大、深厚的爱才是他笔名的本义。对于诗人评价，我是难以概括的，或许用雨果的话来说明是恰切的——“在两次骚乱中保持写诗权力的诗人，是一个伟人，一个天才。”

怀念葛洛先生

最后一次见葛洛先生是在肿瘤医院。我和冯敏坐在他的病榻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已病入膏肓的老人。只见他面色灰白，不再轻易移动的眼睛失去了神采，瘦骨嶙峋，一头银发也变得稀疏、黯淡。这是生命即将熄灭的预兆吗？我感到空间里正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慢慢收拢，身躯发紧，呼吸急迫，那一瞬，我几次张开嘴唇，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他，不该是这个模样啊！不久前，在作家协会检查身体时相遇，看上去他虽有些消瘦，但目光闪耀，精神健旺，是丝毫不带病态的。可疾病那时已侵入他的肌体，在临时设置的胸透房间里，医生的迟疑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观察似乎已预示了什么，我看到了他眼睛里一掠而过的阴影。这时候的他已经戒烟几年了。

后来他终于躺倒在病床上，室内堆满了探病者送来的鲜花。是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爱花的人。

那一天，我突然成了一个精神万能论者，忍不住说了一些道听途说的癌症不难医治的故事，并编造了一个自己不承认有病就真的消失了病症的神话。或许是被我这傻瓜般的诉说感动了，他脸色渐渐平和，眼睛里也有了光泽。我也为自己编的谎话感动，继而相信，如果他那次不去检查身体，或许还能多活几年。

认识葛洛先生已经多年，他一直是我从心里尊敬的前辈。

1977年，复刊不久的《诗刊》已发表了我的两组诗作。由当时的作品组长时永福引见，我第一次见到了葛洛先生。只记得当时我这个部队的业余作者在他面前拘束而虔诚，静静地聆听教诲。须知，当时一位延安出来的老资格的《诗刊》副主编对作品给予肯定，对我后来的创作生涯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后我能坚持写作，和一些前辈的鼓励、鞭策不无关系。这些前辈中，葛洛先生是一直关心我的一个。

事后不久，我转业调到了《诗刊》工作，有机会和葛洛先生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的《诗刊》主编是著名诗人李季，具体的编辑工作由葛洛先生主持。

《诗刊》复刊的起初几年是这本刊物的辉煌年代。一本诗歌刊物发行60余万份，大抵是堪称世界之最的。一年举办数次诗歌朗诵演唱会，场场爆满，与会者需排队购票，朗诵会实况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或许是当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人们大都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当时的编辑部里也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由于编者多为诗人，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还要接受写作任务，为朗诵会及街头版赶写诗作，常常通宵达旦。葛洛先生作为具体主持工作的领导者，忙得不可开交。赴任丘油田的诗人、作家访问团有数十人之多；全国诗歌座谈会几乎请到了所有沉寂多年又一次焕发青春的老诗人，以及部分中青年诗人；还有赴南海诗人访问团，赴大庆、鞍钢诗人访问团……那几年，诗歌活动之多、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而葛洛先生协同主编李季，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编刊物上。每期发稿在即，除了总体把握、布局、编排，他还对每首诗作、每篇文章逐字逐句地阅读、推敲，对一部分诗作精心修改。在看校样时，看到他清秀、颇有韵味的字体恰到好处的删改，为其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这些事，在后来的一些编辑部里都是下面编辑室主任所做的工作。

在葛洛先生领导下工作是心情舒畅的。只要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认